

精 神 分 析 经 典 系 列 丛 书

卡斯特精神分析译丛

梦： 潜意识的 神秘语言



TRÄUME:
DIE GEHEIMNISVOLLE
SPRACHE DES
UNBEWUSSTEN

[瑞士] 维蕾娜·卡斯特 著 王青燕 俞丹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潜意识的神秘语言/[瑞士]卡斯特著；王青燕，俞丹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9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ISBN 978-7-80173-773-1

I. 梦... II. ①卡...②王...③俞... III. 梦—精神分析
IV. 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3275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7-3993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 Verena Kast
Title: Träume. Die geheimnisvolle Sprache des Unbewussten

Copyright © 2006 Patmos Verlag GmbH & Co. KG Duesseldorf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梦：潜意识的神秘语言

著 者 [瑞士] 维蕾娜·卡斯特
译 者 王青燕 俞 丹
策划编辑 吴昌荣
责任编辑 吴昌荣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开
11.25印张 142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773-1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卡斯特精神分析译丛

梦：潜意识的神秘语言

TRÄUME: DIE GEHEIMNISVOLLE SPRACHE
DES UNBEWUSSTEN

[瑞士] 维蕾娜·卡斯特 著

王青燕 俞 丹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致 谢

我感谢多年来帮助我了解并揭示梦本质的人们。我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受益匪浅，同时也不断体验到了快乐和喜悦。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是他们不断敦促我去探索这一尚未弄清楚领域。

我还要忠心感谢所有允许我把他们的梦作为实例写进本书的人们。

此外，我要对瓦尔特出版社的编辑，克里斯蒂纳·诺伊恩博士带给我的愉快合作表示非常诚挚的感谢。

维蕾娜·卡斯特



目 录

前言	(5)
幻梦	(7)
从吉尔伽美什到荣格都对梦感兴趣	(7)
什么是梦	(23)
梦为什么有益	(35)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的梦	(48)
荣格的梦理论	(48)
第一梦理论：情结导致做梦	(49)
第二梦理论：梦补偿意识行为	(80)
梦和自性化过程	(110)
梦的创造力	(122)
心理治疗诊所利用梦进行心理治疗	(122)





前 言

睡着了，做梦，我们无论做什么都阻止不了做梦。反之，我们也不抵制做梦，因为梦是有趣味的，引发我们对此产生兴趣。近年来，人们对梦的兴趣不断上升：出版社一再出版有关梦的日记，互联网上出现了专门的聊梦族。甚至科学界也对此产生了兴趣：神经科学家想弄明白人在入睡和做梦状态下，大脑在做什么。心理学的梦专家们想知道，男人和女人的梦是否一样，上年纪的人梦做得多了还是少了，人们还热衷于参加各类关于梦境和神话的学术活动。作家们纷纷撰写关于梦符号的书，而且这类书的销售情况很好。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对梦的关注呢？

当一个人熟睡时，其心灵深处会发生奇异的事情。梦使人兴奋，也令人感到神秘。我们希望梦能够证明点什么，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或者能够发出些什么警告。但凡被问及为什么要研究梦时，绝大多数的答复都是如此。一种不确定的渴望要求梦是具体的，指望梦为我们摆脱困境提供帮助。

有多种说法对梦的关注做了解释：因为拥有太多的自由，我们的生活缺乏目标，我们想过好日子，想过正常的和幸福的，日子，希望不偏离外界标准，由梦来指明生活的目标，等等。但是事情往往如此，生活目标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活规律，更不

是无聊的重复。与其说梦传递给我们的是有意义的经验，不如说我们试图通过梦中的图像来刺激我们的意象，以弄清楚我们生活的意义。

另一种关于不能忽视梦的说法来自爱因斯特·哈尔特曼和罗伯特·巴斯勒：^{〔1〕}他们认定2001年9月11日之后做梦者强化了梦的图像，他们的观点是梦加剧了情绪兴奋，他们认为要克服的情绪问题越多，梦就做得越多，特别当没有其他调整情绪的手段介入的时候，例如宗教礼仪，这是很有可能的。

正如许多人坚信，梦有助于自我认识，有助于人类与自身打交道，虽然梦有时让人很难受，但是它仍是有益的。梦和析梦会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体验。体验生活的意义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果将感官的馈赠，例如把梦忽略的话，那是非常轻率的。

神经科学领域以梦为研究课题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突破，荣格心理分析学关于梦、意象和原型象征的理论意义重大：梦被视为解决冲突的里程碑，同时也被视为人格发展的里程碑。人格的因素跟梦的关系非常值得关注。

荣格的梦理论与现代神经学的研究成果有关吗？我在与神经学专家交谈中常问及该问题。我承认这个问题影响了梦的研究工作，甚至影响了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

我认为本书首先想通过析梦去寻找认识自我的通道。其次，在人类共存的背景下，梦虽然多愁善感，但终究是神秘的，我们虽然孜孜不倦地探究，却始终对梦一知半解。也许这就是我们对此产生兴趣的理由。自古以来，神秘的事物都能引发人类究其根源的兴趣。

〔1〕爱因斯特·哈特曼，罗伯特·巴斯勒：《2001年911事件之后梦幻更剧烈》出自：《做梦专栏》：www.asdreams.org/journal/articles/13-2_hartmann.html，2003年。

幻 梦

从吉尔伽美什到荣格都对梦感兴趣

人类最早的文字记载就讲述了关于梦和对梦的认识。直到今天，梦的解析依然是个引发人们兴趣、值得深入研究、但又倍受其神秘困扰的领域。过去对梦的认识和解析涉及了许多有关历史主流文化和典型人物形象的信息。^{〔1〕}

吉尔伽美什的梦魇：来自天神的信息

最早的文字记载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梦，是源自于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国王吉尔伽美什做了噩梦，他为什么做噩梦？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是鬼，他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仗着手中的权力，生活穷奢极欲，不分昼夜地驱使下人干繁重的活。年轻力壮的人白天干活，晚上还被国王剥夺了妻子，夫妻得不到团圆。于是女人们就到伊斯塔尔那儿告状。伊斯塔尔是专司爱情的女神，也是乌鲁克的城市之神。伊斯塔尔和其他诸神十分生吉尔伽美什的气，因为吉尔伽美什

〔1〕关于古代梦与析梦的详细概括出自贝阿特·奈夫：《古代梦与析梦》。达姆施塔特，科学书社，2004年。

毫不尊重天神。天神们要求勇气之神阿鲁鲁创造一个生命，让它去制止吉尔伽美什的祸害行为。阿鲁鲁制造了恩奇都，恩奇都在草原野兽的抚养下长大，变得跟吉尔伽美什一样集力量和勇气于一身。在天神的安排下，吉尔伽美什在梦中得知了此事。同时恩奇都也得到消息，吉尔伽美什做梦见到了恩奇都，恩奇都将要被吉尔伽美什接纳，成为同伴，于是便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吉尔伽美什做了两个梦，这里列出其中一个梦。吉尔伽美什把梦讲述给母亲听，他的母亲是野牛之神尼苏娜，能预见未来的母亲她向儿子解说梦的含义。在尼苏娜的圣言中显然蕴含了梦的神谕。^{〔1〕}

哦，母亲，我昨天整夜做梦：
天空中星星向我闪烁，
它们好似安努的碎块儿朝我落下，
我想拾起一块儿碎石，可它比我还重。
我用力摇动它，竟然连我都没有推动它。^{〔2〕}

我爱他，就像爱我妻子，
我高举它，把它扔到你的脚下。
你又将它扔给我，视它与我同等地位。^{〔3〕}

野牛之神的母亲尼苏娜之后向儿子解说到，儿子将得到一个强壮的同伴，强壮得就像（天神）安努的身子。吉尔伽美什一定要像爱自己的妻子一样爱这个同伴，这位朋友会帮助他摆

〔1〕 参见斯特凡·M·毛尔：《吉尔伽美什史诗》，重新翻译并注释，慕尼黑，贝克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2〕 同上，第245页起。

〔3〕 同上，第284页起。

脱许多困境，就连母亲都将待他像儿子般。

这个梦之后还有一个梦，本书不再讲述。这些梦可以在尼尼微城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泥板上找到记述。这可能是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梦了。最近有消息说，吉尔伽美什史诗写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对于这部充满魅力的史诗总是新闻不断。

因为吉尔伽美什的梦是天神和上苍的安排，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那么梦到底怎么预言未来，是不是预见到了还未发生的事？它会不会引起慌乱？吉尔伽美什一定是这样看待这梦的，所以身为析梦师的母亲帮助儿子寻找答案。史诗不仅把梦看作有意义的体验记载下来，而且还让梦蕴含了一定的意义，即：梦指明生活之路要因变故而改变方向。根据梦的指点吉尔伽美什不仅不可以跟那个自然人作对，而且还要爱他，把他当成同伴，连母亲都将接纳他。苦难的乌鲁克男人期望得到恩奇都的解救。梦给吉尔伽美什的指令是，与恩奇都作对，只能失败。于是吉尔伽美什停止了争斗，接纳恩奇都成为自己的同伴，从此乌鲁克没有了战争，只有和平和兄弟般仁爱的情义。但后来这种友谊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吉尔伽美什史诗描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葬礼，^{〔1〕}当恩奇都死亡的时候，吉尔伽美什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尽管恩奇都早就通过梦透露给吉尔伽美什这个结局。

公元160年，这块泥板被首次为析梦著书立说的阿基米德·冯·达尔狄斯发现。为了搜集写书的素材，达尔狄斯的足迹遍布整个文明世界，收集了许多关于梦的文字。

〔1〕参见毛尔：《吉尔伽美什史诗》，插图8，第110页起。

古埃及人和《圣经》的梦

梦对于埃及人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埃及神话故事里，太阳船在夜间穿越太平洋，在穿越过程中，太阳船会再生，人在睡梦中也会再生，另外，梦还能向熟睡的人揭示些什么。埃及人把梦看成有益的信号，那是天神发送来的信号。埃及人为梦中的天神建造庙宇，最著名的孟菲斯神庙就建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保存最久的关于梦的文字就起源于埃及，记载在切斯特的纸草纸（Chester-Beatty-Papyrus）上，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些纸草纸上的文字无非是揭示做梦的背景，以及对梦中双关语的感悟等。

凡是以解释为中心的内容，自然就涉及到谁拥有解释权，那个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告诫人们警惕江湖骗子利用析梦来恫吓人。

析梦固然重要，但是给做梦者造成的影响更重要，埃及人把做梦纳入治病的手段。埃及人显然是最早利用梦的孕育作用的民族，不过他们是以医药之神的名义罢了。这种“医术”后来被希腊人接受和发展了。^{〔1〕}

《圣经》记载了几个十分著名的梦。这些梦都以象征手法揭示了上帝的救世计划，梦传达了预示未来的神谕。其中一个讲的是约瑟夫向法老解说关于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的梦，七头瘦牛吞食了七头肥牛，因为约瑟夫是上帝救世计划的相关人物，因此他才能够向法老解说梦。他的解释是完美的，他说：这个梦并没有预告不幸，而是预示了人们将如何遭遇一场不幸。因为人们始终心存忧虑，所以瘦牛相当于可能出现的饥荒。在我们的认识里，《圣经》有着护身符的作用，实际

〔1〕 参见安东尼·斯特文斯（1996 出版）：《论梦与做梦——解释，研究，分析》，慕尼黑，金德勒出版社，1996 年，第 30 页。

上连梦都可以保护人们不受灾难的伤害，因为有了预告之后，人们就有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付凶险，至少将不幸对人的打击降到最低。

《圣经》的梦来源于救世计划，人们通过自己的梦可以接触到上帝的救世计划，并且参与计划的实施。不过，《圣经》也告诫人们不要相信伪预言和伪析梦。《圣经》还说：从世上有多少个析梦者来看，就知道析梦有多重要了。

在古希腊，梦是有疗效的，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

在古希腊，梦是有疗效的。人们为医药之神亚斯克里比翁建造了三百多个神庙，这些庙宇遍布整个希腊，凡是有喷泉和庙宇的地方一定被想象成美好的地方。寻求治病的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为了得到一个治病的梦，他们首先要更衣和举行净身仪式，然后熟读前人留下的关于梦的文字和治病的故事。^{〔1〕}做完这些准备后，求医者便步入庙殿，在靠近神的圣龛处，即便是蛇出没的地方，他也要喝下睡眠酒，倒地入睡（孕育的意思是躺倒在地上）。^{〔2〕}如此这番准备意味着期待一个从清醒到梦境的转变，在意识中期待梦见自己求医治病，甚至梦到与亚斯克里比翁相遇。凡是相信传说的人，都在梦醒之前，见到亚斯克里比翁带给他们治病的指示。这在当今叫做幻觉治疗。可以想象经受了仪式洗礼的人，期盼亚斯克里比翁出现，并且期待他告诉自己下一步做什么，这些人已经把梦意象化了。这并不意味着，意象有助于析梦，而更说明感应性的意象唤醒了幻想，它是一个人遇到某种困境时需要的幻想。

〔1〕 参见奈夫：《梦与析梦》，第73页。

〔2〕 参见斯特文斯：《论梦与做梦》，第42页。

上述关于孕育睡眠和梦的文字对人类影响深刻，可见，古希腊人为睡眠和做梦蓄意之深。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调整好做梦的状态和为做梦进行准备是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梦境意味着联系神的世界、死者的世界、永恒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因此他们专门举行做梦仪式，让自己以圣洁的心灵面对众神，去接受众神的谕旨和事实的真相；毕达哥拉斯学派体验梦的信息是多义的。在准备仪式中他们反省自己的良心，演奏美妙的音乐，甚至还熏燃芳香气息等。^{〔1〕}当时，这种繁文缛节都是自我关爱的生活方式。后来，自我关爱在罗马人那里占有重要位置。反省良心不是为了刺激愧疚感、自责或者评价自我，而是为了回忆前几天自己是否做过什么祸害之事，然后辨明是非，排除恶念，以防再犯。

不仅毕达哥拉斯学派，连柏拉图都认为梦能揭露心灵的真相。如今，在心理治疗领域同样这样看待梦。

不过柏拉图依然认为梦是众神对未来的谕旨，因此人们必须用充分的准备应对神旨，必须以全部的关注对待梦。柏拉图说：

……当他很快抑制了怒气后，在入睡前，他平息了嗔怪他人的怒气，消除了两种冲动（欲望和愤怒），动用了第三种原则，即用理性替代了情绪。你知道，如果这样入睡的话，他便能与真理沟通，而且还不容易梦见无理性的面目呢？^{〔2〕}

〔1〕 参见占布利克：《毕达哥拉斯：传说，教义，生活形态》，M·冯·阿尔布雷希特引进并翻译，达姆施塔特，科学书社，1963/2003年，第165页。

〔2〕 柏拉图：《理想国》第一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希尔罗尼姆斯·米勒译，汉堡：罗弗特出版社，1968年，第527页a-b。

今天，我们可能会把这些话视为“不做罪恶的梦”的条件，也会认为它是睡个好觉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冯·达尔狄斯时代，人们对于做梦的认识出现了转折：他们两人都认为梦不再是来自上帝的神旨。^{〔1〕} 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梦是睡眠状态下内心生活的表现，它是一种深层的心灵现象，与内部器官有一定的关联，因此梦会告诉人们生病的经过。无论如何，梦不是一种超自然的表现。梦的可利用性在于它可以预言，以便人们在一定情况下做出反应，梦的先见性为反应提供了时间。总之，上帝绝不会命令一个人去做梦，因为它属于人类的创造力。

阿基米德·冯·达尔狄斯^{〔2〕} 大约在公元150年撰写了5卷关于析梦的书。如上所述，达尔狄斯游历世界各地，收集了许多关于梦的文献资料。他是当时众多析梦师中的一位，他的析梦结合了梦符号与做梦人的禀性、做梦人的生活故事和做梦人入睡时的心情，这的确使我们感到很现代，但是他的解释比较刻板。例如：“背影和所有背面的身体部分一般都是老人的象征，它们恰好符合阴间之神的特征，身体部位以这样的状态呈现给做梦者，与之相应的是，此人承受着年纪逐渐衰老的苦恼。”^{〔3〕} 达尔狄斯同时又警告人们防止机械地解析梦，再三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梦，要参考做梦者的禀性。^{〔4〕} 他将梦境与梦的幻觉加以区别，他认为梦可以转化人的情绪，尤其可以平息人的欲望，而梦的幻觉则打造人的心灵，是真实语言的形象。梦

〔1〕 参见奈夫：《梦与析梦》，第60页。

〔2〕 阿基米德·冯·达尔狄斯：《梦的著作》，从希腊语转译，卡尔·布拉克尔茨撰写后记，注明注释及参考文献。慕尼黑袖珍本（dtv）出版社，1979年。

〔3〕 同上，第60页。

〔4〕 同上，第24页。

作用于人的心灵，可以预示未来。梦是一定要解释的，为了善待自己和自己的心灵，也有必要解析梦。有趣的是，达尔狄斯还详细分析了梦中的性活动，但是米歇尔·福柯的解释却不是指向性的，而是将性的意象引伸到了社会地位，比如：谁在上位，谁就是主持日常生活的人。他认为男性器官是“所有统治游戏的交点。”^{〔1〕}

继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冯·达尔狄斯之后，人们对于梦的认识出现了重大转折：命运和上帝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只有自身才是关键性的因素。梦属于做梦者，并与其生活状态有关，对于自我反省者来讲，梦的作用不可忽视。塞内卡认为，没有反省的生活是没有生活价值的生活。虽然今天的认识是：梦引导我们走进心灵，但是梦是神谕的原始想法仍有影响，至少还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

近代诗人和哲学家的梦

后古典时代末期，对于梦的兴趣触及到了梦的背景。当时有很多教父都研究梦，走在前面的人是奥古斯塔斯。他在放弃了纵欲之后，经常梦见性。这便引起了他的疑问，人是否应当对自己的梦负责？今天我们也许会回答他，他是对的，他恰好以这种方式抑制了性的需求。

的确，对梦的研究从来就不曾被忘却。

功成名就的勒内·笛卡尔将自己的梦编撰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梦的论证》。当笛卡尔认定自己从生活中学得那么多错误的东西后，他反问自己什么是真理的基础，是什么使他那么相信

〔1〕米歇尔·福柯：《关于性的梦》，出自：《自我担忧——性欲与真理》第三卷，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89年。参见阿基米德：《梦的著作》，第57页。

自己。对他来说，怀疑是激励他去寻找不可辩驳的、赖以信任的依据。他的疑问是：如果梦中的世界是真实的，为什么醒来后就不真实了，凭什么可以肯定，人在清醒时不做梦？人确实是清醒的吗？又为什么梦中的自己常常是清醒的？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不单纯因为：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假设，我就是那个做梦的人。^{〔1〕}

浪漫主义时代，对梦的兴趣又上升了。大约于1790至1830年间，德国精神生活领域内也经历了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与之相关的人物有蒂克（Johann Ludwig von Tieck）、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还有诺瓦利斯（Novalis）。浪漫主义派认为梦是与现实理性世界相对应的反面世界，外部世界在浪漫派人士看来不是唯一的真相，他们的内心世界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假设人有第二层、更深层的内心世界，并称之为自然世界和潜意识世界。这个潜意识世界是远离个人存在之外的世界。梦被看成一种在内心，连接不可及的可能性，这个不可及是超越个人世界体验的。这种理念恰好吻合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论，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拥有潜意识，潜意识是人类生物学上的基本配置。

如果古典时期，梦是来自上帝的神谕，梦是连接上天的通道，那么到了现在梦就来自内心，是连接个人不可及的世界和连接潜意识的桥梁。这种将梦视为与不可及的世界连接的观点是提升了对梦的认识，但也把梦理想化了。试问，浪漫主义者怎么看待那些难堪的梦呢？

许多哲学家也加入了分析梦的行列，亚瑟·叔本华（1788

〔1〕参见勒内·笛卡尔：《关于哲学基础的沉思》，里德·格贝出版，汉堡：迈纳尔出版社，1959年，第5-11页。